

八虎之乱

中原农民出版社



I247.5
3400

八虎之乱

王瑞人 赵维莉

B149.2/11

中原农民出版社



B 547601

八 虎 之 乱

作 者 王 瑞 人
赵 维 莉

责任编辑 韩 光 玉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东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7×1092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328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3.50元

ISBN 7-80538-037-6/I·20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形象地讲述历史的长篇通俗小说。

明武宗正德皇帝荒淫无道，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太监”惑君乱政，以致大臣受辱，生灵涂炭，由此激发了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

书中以极大的愤慨揭露和鞭挞了皇帝的荒淫和太监奸佞们的无耻贪婪。一幕幕封建社会的人间悲剧，一幅幅宫廷糜烂生活的百丑图象，和农民义军领袖刘六弟兄、杨虎、齐彦名两对夫妇那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交织在一起，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悲枪、叹息，也令人激昂、振奋。

这本书是作者继《三女乱唐》之后的又一部长篇新作。它保持了作者文笔流畅、故事生动、语言上口、可读性强的特点。



目 录

一	猎狐惊艳.....	(1)
二	津门赴水.....	(12)
三	忠良蒙难.....	(23)
四	群臣受辱.....	(34)
五	武夷朝圣.....	(45)
六	名山习武.....	(57)
七	奸佞无耻.....	(67)
八	奴才斗殴.....	(77)
九	朝臣出丑.....	(88)
十	密室策划.....	(100)
十一	冤家路窄.....	(111)
十二	剑锋初试.....	(123)
十三	北上途中.....	(134)
十四	英雄聚会.....	(144)
十五	兼程进京.....	(155)
十六	出手惊顽.....	(166)

十 七	大臣无行·····	(176)
十 八	皇帝失德·····	(187)
十 九	伏阙长跪·····	(198)
二 十	略施薄惩·····	(208)
二十一	天怒人怨·····	(219)
二十二	洞房花烛·····	(229)
二十三	官逼民反·····	(239)
二十四	奇袭安肃·····	(249)
二十五	故里在望·····	(260)
二十六	婚礼风波·····	(271)
二十七	虎口夺食·····	(281)
二十八	英雄本色·····	(293)
二十九	尔虞我诈·····	(303)
三 十	安化之乱·····	(314)
三十一	奸宦授首·····	(323)
三十二	整装待发·····	(335)
三十三	张茂得救·····	(346)
三十四	誓师南下·····	(357)
三十五	会师徐州·····	(367)
三十六	攻城斩将·····	(377)
三十七	祝捷庆婚·····	(389)
三十八	一丘之貉·····	(402)
三十九	慷慨悲歌·····	(413)
四 十	忠义祠畔·····	(423)

四十一	宵小逢君·····	(433)
四十二	关前受阻·····	(445)
四十三	游龙戏凤·····	(456)
四十四	凯歌高奏·····	(467)
四十五	擒叛献俘·····	(478)
四十六	父女重逢·····	(489)
四十七	金凤展翅·····	(500)
四十八	孽龙伏诛·····	(510)
	写在出版之前·····	(520)

一 猎狐惊艳

世人都说西湖好，西湖风光天下少。历朝历代的词人墨客，隐士名流，在饱览西湖景色之后，留下了千古传唱的佳句。不过，他们写的、画的、唱的、赞的，大都是湖光潋滟的秀色，烟波雨雾的朦胧。却不知，西湖背后的巍巍群山，还有另一种风光呢！这山，不及昆仑之高和它白雪压顶的壮丽；也不如黄山之险有着奇松怪石的神妙。它钟天地之灵秀，享日月之精华，造就得林木葱郁，谿涧清澈，山花遍野，狐兔出没，孕育着大自然的纯朴和野性。初来乍到的人，无不惊异那造化的鬼斧神工，也不无赞叹这幽静的世外桃源。

今天，咱们不说那佛山灵隐，也不表那飞来仙峰。单道那天竺山九溪十八涧山高林密之处，在五百年前发生的一个故事。

这山上人迹罕到之处，当年曾住着一家姓崔的猎户。只有父女二人。父亲崔老大年过半百，女儿崔莹只有一十七岁。崔老大在年轻的时候，酷爱拳棒刀枪，访过名山，拜过高僧，练就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他本想凭着这刀枪剑戟的真

功夫，挣个出身，报效国家。却不料妻子亡故，给他撇下了小崔莹这唯一的爱女。崔老大对亡妻念念不忘，对幼女依依难舍。所以立志不再续弦，自己又当爹又当妈，闲下来，便把浑身的解数都教给了女儿。父女二人饥餐飞禽走兽、山珍野味；渴饮山涧溪水、飞瀑龙泉。高兴时，担一肩野物到得杭州城里，或者换来针线棉布、油盐酱醋，或者索性与女儿租一条小船，煮酒焙茗，尽情游乐。这里山高林密，人迹罕到。他们不缴粮，不纳租，更不受豪门的腌臢气，小日子过得心舒意平。

这一日，风和日丽。父女俩佩了猎刀，带上钢叉，双双攀上一座高高耸立的山岗。小崔莹眼尖，忽见对面山坡上一只黄灿灿、金亮亮的狐狸，向着这里飞奔而来。连忙叫了一声：

“爹爹，快、快看，那是不是一只金狐狸？”

崔老大此时也发现了猎物。他知道，这金色狐狸不说是千载难逢，也称得起是罕见的珍物。便高兴地说道：

“好，机会难得。莹儿，打下它，拿到杭州去卖个好价钱。”

说时迟，那时快，这只金狐狸已经跑到离崔莹脚下一丈开外的地方。崔老大突然站起身来，举起钢叉。那狐狸一惊之下，纵身而起就要回头。就在这时，小崔莹的钢叉早已脱手飞出，正刺在狐狸的颌下。崔老大趁势猛扑过去，把它挑了起来。父女俩的动作，配合得如此准确、默契，连他们自己也感到十分满意。再看那狐狸时，颈腔里窜流出一股发散

着腥臊气味的热血，却已是气绝身亡了。

父女二人正自欣喜地望着手中猎物，猛听见山下一声高呼：

“喂，猎户听了：我们公子要看你们打到的金狐狸，快快送过来！”

父女俩掬了猎物走下山坡，来到近前。只见大石之上斜靠着一位衣着华贵的年轻公子，肉眼泡，塌鼻梁，身材臃肿，油头粉面，浑身上下透着富家公子那颐指气使的骄横。他身后几十个家丁、亲兵和奴仆，散散漫漫地围了大半个圈子。

崔老大上前一步，叉手施礼：“公子在上，老汉这厢有礼了。不知公子呼唤有何见教？”

那公子眼皮都没抬，懒洋洋地答道：“唔，免礼。这金狐狸是你们打的吗？”

“回公子，正是老汉和小女所猎。”

一听“小女”二字，那公子突然来了精神儿。只见他一跃而起，快步来到崔莹的身边。说是看崔莹挑在叉尖上的狐狸，可那两只贼溜溜的眼睛，却在姑娘的头上、脸上、身上、脚下扫来扫去不住地打量。但见姑娘身穿粗衣布裤，扎着绑腿，蹬着芒鞋，头上青布缠绕，盖住了秀发。刚强压过了纯朴，野性遮掩了娇媚。若不是老猎户失言道破，人们准会把她当做尚未成年的半桩子男孩呢。那公子围着姑娘转了一圈又一圈，看得脸也傻了，眼也直了，涎水流出了嘴角。他伸出手来就要施行非礼，却突然碰上姑娘那闪着凛然正气的目光。吓得他心中一惊，连忙缩回手来，摸着那闪光的金狐狸皮，

语无伦次地喃喃说道：

“好，好。唔，真好！姑娘，你卖吗？”

姑娘听这公子出言不逊，“刷”地转过身来怒斥道：“公子，请放尊重些！”

那公子挨了训斥非但不羞不怒，反倒高兴起来：“嗯——好，好。小爷我最喜欢有性子的小姐。这条金狐狸小爷我看上了。你给我送回府里去。”

姑娘正待发作，却被赶上前来的父亲拦住了：“莹儿，退下。啊——公子容禀：这金色狐狸，色泽艳丽、皮毛珍贵，乃千载难逢的异兽。公子若是喜欢，咱们当面讲好了价钱，公子付足银两，老汉自当交付贵介带回就是了……”

“放屁！你这个老杂毛，敢来挡小爷的兴头？我看，你八成是个老狐狸。要不，怎么能养出这么个撩拨人心的野狐狸，又怎能打到这千年不遇的金狐狸呢？告诉你，小爷生来就爱玩狐狸，越腥，越骚，小爷我就越喜欢。再说，这只金狐狸是小爷从那边山上追过来，要活捉了带回去玩的。你竟敢把它给打死了，你知道该当何罪吗？”

崔老大越听越气，正要抗辩，却又听那公子说：“算了，算了。念你不认得小爷，不知者不为过，饶你这一次。快让你那野狐狸似的小姐给我送回府去，有你的好处。”

崔老大忍无可忍了，胀红了脸，指着那公子怒声斥道：

“你，你你你，欺人太甚了！想这天竺山九溪十八涧之内，老汉我凭着手中钢叉出入一十五年，什么样的凶禽猛兽没有见过？就是贵人游山，军将围猎，老汉我也曾多次相遇、你

是何人，竟敢如此无礼？须知这里虽然山高林密，与杭州府却是近在咫尺，王法所在，你可要仔细了。莹儿，走，咱们回家去！”

“走？哪里走？”那公子上前拦住了崔氏父女，“你们打死了我的金狐狸，小爷就要你拿这只野狐狸来赔偿。来人，与我拿下！”

众家丁都是跟着这位公子强男霸女干惯了的老手，听见公子一声令下，答应一声就扑上前来。却不料，一直站在爹爹身后的崔莹姑娘，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了。只见她撂下金狐，抢步上前，抬腿一脚将那公子踢翻在地，“刷”地抽出腰间猎刀，架在了公子的后颈上。怒声骂道：

“哪里跑来的野种，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欺人？你们谁敢上前一步，姑奶奶我先宰了他再来收拾你们！”

冰凉的钢刀架在脖子上，那公子凶神恶煞似的气焰，早就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他趴在地上不住地高喊：“退下，还不快给我退下！哎哟，姑奶奶饶命。小生狗眼不识金香玉，今日冒犯了你老人家，往后再也不敢了……”

就在这时，从大树背后，突然走出一个人来。他大约四十岁上下年纪，颌下三绺焦黄的胡须，手中拿着把鹅毛羽扇，一摇三摆地走了过来，向崔老大和崔莹姑娘浅施一礼说道：

“姑娘手下留情，且听老夫一言。这位公子不是别人，乃是杭州总兵白老将军的独生爱子白鸱是也。公子年少，适才言语不当，冒犯了这位姑娘。请姑娘看在白老将军面上，高

抬贵手……”

崔莹不等他说完，就怒声打断了他：“哼！总兵又怎么样？难道他手握重兵，不是镇守一方、安境保民，而是纵子行凶、欺凌百姓的吗？”

“哪里，哪里。姑娘请息雷霆之怒，容在下把话说完。嗯——是这样的。白总兵的夫人乃是当今皇上御前妃子陈娘娘的嫡亲姐姐。夫人正要物色一件珍品上京，与陈娘娘庆寿。所以派公子率领家丁们上山打围。这只金狐狸确实是家丁们发现并追过来的。如今，既然姑娘打到了，也算是有缘。待老夫回府去替姑娘瞒过将军夫人也就是了。只请姑娘放过白公子，不但是总兵大人，就是陈娘娘的面上也是有光彩的。”说完，又向崔氏父女深深地一躬。

一听说女儿打倒的竟是总兵的儿子，崔老大心中不免一惊。他早就听人说过，这位白总兵名叫白殿坤。原是驻防江西的一个下级士官，鲁莽军汉。只因正德皇帝即位，白殿坤的妻妹被选了贵妃，不但夫人身价倍增，白殿坤也夫以妻贵，连升三级，当上了这驻防江浙、权压一方的杭州总兵。他们夫妇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自然是望子成龙心切。还在百日汤饼会之时，白殿坤就请一位亲信幕僚给儿子起了这么个名字。据那位师爷说：“鸱者，鸱鸢也。公子鹰隼鸱眼，气度不凡，叫了这个名字，定可鹏程万里。”哪知白鸱公子长成以后，除了吃喝玩乐、强男霸女之外，几乎一无所长。父亲当了总兵，他更是肆无忌惮，直闹得杭州城里城外，无人不恨，无人不骂，人们啾恨不已，就按谐音叫他

做“白痴”。今天，无意之中，与这位花花太岁撞在了一起，可真让崔老大犯了踌躇了。他并不想把事情闹大，便正色问道：

“请问先生何人？”

“啊，不敢，不敢。在下刘养正，蒙白大人青睐，暂充总兵府幕僚。敢问老英雄尊姓大名，仙乡何处？”

“老汉姓崔，只在此山打猎。既然刘先生出面讲情，就看你的金面，饶过白公子吧。请先生回府之后，多多拜上总兵大人，希望他对公子严加管教，不要再闹出什么事儿来。”

“哦——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多谢老英雄指教。在下代公子赔礼了。”刘养正一边说着，一边又是深深一躬。

崔老大正眼不瞧地“哼”了一声，却向女儿递了个眼色：“莹儿，放开他，咱们走！”

白公子带着他的亲兵、家将们回到总兵府，已是黄昏时分。他一肚子怨气没处撒，看什么都不顺眼。丫环、仆妇、跟班、小厮，一个个被他骂得伺候不是，躲开也不是。房里的桌椅条案被他踢翻了，茶壶、酒杯被他摔碎了。连他老爹视若珍宝的一对宋窑大花瓶，也被他砸成了一片碎碴。而且，不准丫环们打扫收拾。他要向父亲示威，他要逼着总兵大人下令，把那个野妞抢回来！可是，今天他失算了。左等右等，横闹竖折腾，丫环、小子派出去好几拨，老爹却就是

不来照面。听说，总兵大人正在前边花厅里陪着贵客吃酒。公子心想：“贵客？他妈的，在我们这堂堂总兵府里，谁还能称得起贵客？惹恼了小爷，我一把火把花厅给你烧了！”

正当“白痴”急得抓耳挠腮，团团乱转的时候，师爷刘养正手握羽扇，迈着沉稳的方步走了进来。呆公子一见他，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冒，劈头盖脸地就骂上了：

“好啊，你个刘师爷，你个吃里扒外的老杂毛。今儿个你算把你小爷坑苦了。你当好人我受罪，你充贤良我挨打。你答应回府以后替我想办法。可是，一回家你就钻到乌龟壳子里死活不露头了！告诉你，小爷我从来丁是丁，卯是卯。今天，你不给我说出道道来，我先美美地揍你一顿，然后回明父帅，打发你回家抱孩子去。哼！你，你说呀！快说呀！”

刘养正在地上扶起一把椅子，一撩长衫坐下了。他羽扇轻摇，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听着白公子的训斥，象是在观察一个倒在路边、素不相识的疯子。

白公子见他这副模样，更是又气又急：“说呀，你这又奸又滑的老东西，你是诚心要呕死我，气死我还是怎么的？”

“嘿嘿嘿嘿。”刘养正一阵冷笑，翻起眼皮膘了一眼白公子，慢声细语地开口了，“我说公子，你着什么急呀？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没有好消息，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老夫我敢闯你这阎王殿吗？”

正在暴跳如雷的白公子，一听说有“好消息”，象突然变了个人似的，马上堆下一脸笑容来。他快步走到刘养正面

前，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哎呀，适才小生言语不逊，多有冒犯，请师爷恕罪。我说嘛，师爷你不疼别人，难道还不疼我吗？快说说，什么好消息。是不是你把那妞儿弄回来了。”

刘养正摸透了呆公子的脾气。他打定了主意：骂不上火，捧不露笑。无论呆公子说什么，都好象无动于衷，继续卖他的“关子”：“来人哪！给公子看座，倒茶。”

两个丫环闻声而进，草草收拾一下被弄得凌乱不堪的房间，摆好桌椅，献上茶来。刘养正挥手斥退了她们，才又慢条斯理地说：

“公子稍安勿躁，且请款坐吃茶，听老夫慢慢说来。”

“哎呀，我的好师爷，你快点行不行？”

刘养正神秘地一笑，凑上前来悄声问道：

“公子：帅爷正在前厅陪客人吃酒。你可知道，今晚这位贵客是谁，来自何方？”

呆公子又急了：“去去去！我管他是驴是马是骡子呢，我现在要的是那个姓崔的野丫头。”

“好好好，既然公子念念不忘打你的那位姑娘，老夫就再问一声，你要把她弄来，是杀是剐，还是送官治罪？”

呆公子这下可真恼了：“我说刘杂毛，你诚心逗我不是？你难道不知道，我看上了那小妞，我要她来陪我睡觉！”

“哦——我明白了，公子你是玩腻了城里的娇姑娘，想逮只野狐狸来解解馋。可是，公子想过没有，那小妞不是一

只听你摆布，任你玩乐的狐狸，她是一只母大虫！”

白公子的呆劲儿给逼出来了：“不怕，只要她进了这总兵府，就不怕她不顺从。你说说，怎么才能让她答应，要不，我去给老爹说，让他给我明媒正娶，风光排场的操办。老丈人会武，封他个副将。只要那妞儿答应嫁给我，哪怕她每天骂我一顿，踢我两脚我都情愿……”

刘养正听着呆子这一厢情愿的瞎扯，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忽然，他把脸一沉说道：“公子的话都是真心。可是，你想过没有，且不说帅爷能不能答应，崔老汉肯不肯嫁女。就是一切都按你的心愿办好了，洞房花烛之夜，关上房门以后，那姑娘突然使起性子来，再把钢刀架到你的脖子上。到那时，是老夫能进去讲情，还是帅爷能进去救命？”

呆公子这下可真蔫了：“啊？！那，那，那照你这么说，我白挨了一顿打，白操了半天心，也白求你了是不是？”

“着啊！老夫正等你这句话呢！”刘养正看了看房门，又低声说道，“前面帅爷陪的客人是位钦差，是宫里的张永，张公公！”

“是他又怎么着？他跟我的事有什么关系？”

“公子你别急嘛！张公公这趟办差，是替皇上选美女的。那崔老儿的住处，我已派人查清了。咱们在张公公那儿把小崔莹的名字报上去。不就解了这心头之恨了吗？”

“唔——啊？不对！这么一来，不是白白地便宜了皇帝老儿，我那小姨夫了吗？”